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二十一回 放手槍寶玉縛強盜 中冷箭焙茗現原形

卻說寶玉接了薛蟠的信，便想到自由村一行伯惠道：「又沒有事何苦又往北邊跑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為的沒有事，可以到處逛逛，也是遊歷的思。」伯惠道：「我只聽見人到外國去遊歷卻不曾聽見到村莊上遊歷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正了這個狠不舒服。我聽見他們動不動說到外國遊歷，不知遊歷了有什麼益處！最奇的是每一個人遊歷，便有一部遊歷的日記；無論他遊歷的那一國，日記的一篇，一定是畫上一張平圓地球圖。其中所記的，于人家的政治、風土、人情、物產都沒有，內中縱有一二，也是說的模稜得狠，何嘗有一句是有用的說話。所記的不過某日走了多少路，某日見某人，談某話，某日遊某廠，看製造某物。又復一味的誇張外國如何繁華，如何美麗！看了他日記，恰是毫無用處。他有畫地球的工夫，何以不畫了一國的山川險要來？有走路的工夫，何以不稽查了他的風土物產來？有與人談話的工夫，何以不訪求了他的政治人情來？有游廠的工夫，何以不考求了他那製造之法來，游了這麼一遍，費了纏，費了時日，費了精神，到底有什麼益處！而且他既遊歷的，自己中國地方，他到過幾處，通了幾省的言語？所以我說遊歷中國比遊歷外國要緊。只要派上幾個孝生，叫他自己認定了，願意遊歷那一省，就派他那一省。遊歷之法，要遍歷各府、州、縣、細細的考察各處風土人情、民間疾苦、地方利弊、農礦出產，一一都要寫了日記，並准他附記條陳辦法。今年派這個去，明年派那個去。幾個人去過之後，把他的日記互相比較，是那個考查得最清楚的，條陳得最好的，就派他去做那個地方的官。你看官民還有隔膜的麼？如此一來，地方還有不治的麼？」伯惠道：「你的高論自是不錯！然而你此刻又不是想做官，又不是要遍歷、州、縣，不過要到什麼自由村。邊去年鬧了那一個亂子。殺人遍地。那些穢惡之氣鬱住了，到了熱天，那疫氣更是利害。不是有要緊事，何苦去碰他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瘟疫怕他什麼？你看那瘟疫死的人，大半是窮人，不然就是那起居無節，飲食不時的乾淨人，謹慎起居的人少得疫症的。」伯惠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你是一定要去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本來各處都要去逛逛，不過先到那裡去一走，順便也把他那款子去了。請你代他轉了匯票罷，此刻匯划總通了。」伯惠道：「通可是通了，然而那個什麼自由村，從來也不曾聽見過的。從那裡匯去？」寶玉聽說，呆了一呆，大家就此放下不提了。

過了幾天，寶玉對伯惠道：「我想薛舍的款，一定要同他匯去。既然匯兌不通，我想了一個法子。如果取了現銀，未免太笨重累贅了，不如同他換了金子，同他帶了去罷。好在金子到處都可以換成銀子的。」伯惠道：「你還當真要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他在別處呢，我可以不去；他在自由村，我可不能不去。因為我近來聽人家說的那自由有多少好處，要去看那自由村的自由。我不過要逛一遍，仍舊要到南邊來的。我並且要到廣東、福建一帶去逛呢。」伯惠道：「那麼幾時動身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幾天就打算走。因為刻正是穿來袍的時候，行李不必多帶，只要帶幾件單夾及夏衣就構了；並且連衣箱也不必用，只要買一個外國的大皮匣就是。我頂多一兩個月就回來。」伯惠知道留他不住，就同他把薛蟠的款子，都換了金條，一點交明白。寶玉便買了皮匣，收拾好行李，預備動身。恰好「泰順」輪船要開行。這個船要開行。這個船，吳伯惠從前在那裡當過帳房的，船上還有兩個舊同事，便送了寶玉上船，囑托招呼一切，方才別去。

「泰順」船開行了兩天，到了煙台下碇，起卸的貨甚多，耽擱了許久，還不得開行。寶玉忽然動心，想道：「這裡山東地方，我何不上岸逛一逛，就從陸路進京，也是無妨。不然，住他幾天，等有別個船來了，再附了到天津也好。想罷，忙叫焙茗收拾好行李，別過船上的人，叫了舢舨，一遛岸去了。在客寸裡住了幾天，因想我既到了山東，何不去登泰山呢？想定了主意，便托了客棧代僱了長行車，主僕二人，登車向西進發。在路上行了八九天，到得泰安，便到泰山上去游了一遍。無非是摩挲大夫松，玩索表秦碑，謁青帝祠，游碧霞宮，秦觀望長安，越觀望會稽。在山上住了兩夜，方才下來。

又僱了兩匹牲口到曲阜，先下了店，去逛孔林，瞻仰古楷，趨步杏壇，又游了一天多。寶玉心中無往不適的，便想從此進京去，取道濟南，順便遊歷山。因和客店裡商量，要僱兩匹長行牲口，或者是僱個車也好，店主道：「今日來不及上路了，明日大早走罷！」寶玉答應了。店家又跟到房裡來道：「這屋子不好，我給爺另搬一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住一夜的事情，胡亂將就點過了，還搬什麼呢？」店家道：「爺們從南邊來，是舒服慣了的人，搬一個罷。」殷慇懃的，代寶玉提了皮匣，取了鋪蓋，另走到一個屋子裡來。這屋子果然心起先那個乾淨，又是新糊的銀花白紙，店家交代好了，方才出去。

寶玉看那房子，陳設得雖是不離那鄉村俗態，卻四壁都懸有字畫；角子上，還掛了一幅中堂，畫的是五色牡丹。心中暗笑道：「村也不應該村到這個樣子，怎麼把個中堂掛到角子上去呢？」閑坐了一會，便吃晚飯，飯後方才掌燈，焙茗便把鋪蓋開好了。寶玉瞥眼看見角子那畫上，爬著一個蠍子。便叫焙茗道：「好好的打了他，別叫他咬一口。」焙茗不敢動手，拾了一塊小瓦片，對準那蠍子一摔准了，可摔准了，可摔他不死，也不傷，豁刺一下跑了。一時找他不着，也就算了。寶玉是個細心人，他想：明明摔准了，何以不死，又不呢？這片碎瓦摔到那畫上，勁也不小了，但是聽他打上去的聲音，卻一點點都沒有，那畫的後頭就同空的一般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想罷，揭開那畫來看，原來畫的後面不是牆，卻是一個門口；有一扇木門，是從那邊關過來的。門上有一條小小的板縫，湊近去一張，只見裡面隱隱約約的有燈光，卻看不清楚有什麼東西。放下那畫，十分疑惑。畫前面本來放著一張方桌子，往桌子底下一看，卻是好好的牆。又暗想：這個莫非是個窗戶，再揭開那畫看時，那窗戶自上至下，足有五六尺高，再揭開那畫看時，那窗戶自上至下，足有五六尺高，那裡有這麼高的窗戶呢？常時聽說北邊有一種黑店，專門埋藏盜賊，劫奪客商財物。我今番一定是碰上了，這個怎生是好呢？低頭默默尋思，忽然想著在上海所賣的六手槍，帶了多時，在京的時候，在會館裡雖然拿他放過幾槍，操演手法眼法，卻不曾拿他打過人，今番不免要借重他了。因悄悄關照焙茗，叫他今天晚上不要睡，留著心。一面取出槍，裝好了彈子，放在枕頭旁邊。暗想：他若是一兩個人還好，倘使人多，可不得了。然而，無可奈何，也要仗著他背城借一的了。不然，時候已經夜了，往那裡走呢？叫焙茗關上門，剔亮了燈。坐了一會；已是二更時候，便到牀上去和衣假寐，焙茗也蹑手蹑腳的躺下。

到得三更過後，四面人聲俱寂，微微的聽見那畫有點響動。寶玉偷眼看時，只見一個少年後生，從那畫後鑽了出來，手上提著明晃晃的一口大刀，慢慢的踏到了桌子上面。寶玉躺在牀上看得親切，拿起手槍，揮過來一扳，機簧動處，濃煙忽起，害的一聲，雞心大的一顆鉛彈，早著在強徒的大腿上，立腳不住，從桌上翻將下來；手中的刀，也擱在地下。焙茗嘩的一聲喊起來，寶玉也忙坐起來，喝叫捉下了。那強徒扒起來走，卻被焙茗下死勁的一推，後又跌下來。寶玉便親自來按住他，叫焙茗拿鋪蓋繩來把他綁了。

此時門外已經有人擂鼓般打門，一疊連聲叫饒命。寶玉只不理，叫綁了再說。焙茗一個人綁不動，寶玉幫著把他綁了個四蹄攢。外面打門之聲，仍是擂鼓似的。寶玉握槍在手，叫焙茗開門。門開處，只見店家踉踉蹌蹌的跑進來，見了寶玉便跪下叩頭，口稱：「饒命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開的好店，窩藏了強盜，打劫人家財物？此刻被我打倒了，你便叫饒命；可知我被你們打倒了又怎麼？」店家叩頭道：「老爺，可憐小的只有這個兒子，饒了他罷。我保佑你公侯萬代。」焙茗嘆道：「你還會保佑人呢！既會保佑人，為甚不保佑你自己的兒子，別被我爺的掌心雷打著。」店家進來的時候，來得慌張，並不曾看見寶玉手上槍，聽了焙茗這句話，便信以為真，嚇的又連忙叩頭道：「我的天爺爺，你要是放了掌心雷，我的兒子的性命是死定了。爺爺饒命罷？」寶玉暗想：這種愚民真是愚得可笑，天下那裡有什麼掌心雷。寶玉暗想：這種愚民真是愚得可笑，天下那裡有什麼掌心雷。正想藏過洋槍，乘勢借這個去嚇他，忽聽得已經被綁著的那個徒兒子說道：「是洋槍打的，不是掌心雷。」寶玉便道：「我若用了掌心雷，你這房子早震倒了。」此時早驚動了合店的人，店家媽媽也起來了，也來跪著求饒；那店家又忙著跑出跑進，叫伙計們弄茶弄水，做點心。寶玉此時不敢再睡，樂得和他們胡纏。因問他：「為甚要起意作弄我？」店家道：「我們這店，覺得兩頭輕重不同，

知道包裡的銀子不少，因此起了意。若是大伙客人，便多約幾個伙伴。見爺們只有兩個人，所以我的兒子便不約人了，要一個人獨得，誰知倒被爺打倒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經將近天亮。外面有人打門，店家出去看了。回來說：「牲口來了，今天頭一站是長站，要趕早上路，請爺就動身。」寶玉叫焙茗收拾好了，先把鋪蓋拿去，馱在馬上，焙茗背了皮匣，然後放了那強徒，出門上馬而去。

走了四五里路，還不見天亮。兩旁樹木從雜。焙茗在前，寶玉在後。正行之間，忽聽得颼的一聲響，一枝冷箭，正中在寶玉的馬腿上，那馬負痛把寶玉掀下地來，便溜疆去了。寶玉跌下來，便忙在懷裡去取洋槍。原來，寶玉因為夜來之事，便加意防備，把那手槍揣在懷裡。果然出門不遠，便要用著。方才槍在手，只見前面焙茗也跌下馬來，那馬也溜跑去了。馬夫不消說，是追他自馬去了。焙茗卻直挺挺的站在那裡不動。玉不知強盜多少，索性不聲張，躺在地下看動靜。只見兩邊一時起了四五個火把，直奔焙茗，焙茗卻還是直挺挺的站著不動。忽聽得內中一個強盜失聲叫道：「呀！怎麼射了菩薩。」寶玉心中猛然省悟，當日在玉霄宮遇見焙茗，原像是個鬼一般，此時莫非有了什麼變動？放眼望去，火光中只見焙茗肩上插了一箭，四五個強盜，都站在那裡目定口呆，還有一個跪在地下，對著焙茗叩頭。暗想：這班人都是迷信鬼神的，還可以借這個去嚇他。因一起來，跑了過去。眾強盜看的呆了，不曾提防，倒嚇了一跳。寶玉喝道：「好狗才，你射傷了我的家人，還看什麼？」一面看焙茗時，那裡是什麼焙茗，竟是一尊木塑的仙童偶像，面目都剝落不堪的了。心中也自詫怪，不過了眾強盜，不好現于顏色。因對著偶像歎道：「我說你道行不深，困然遭了這劫。」眾強盜嚇的不知所云，只道寶玉是神仙，便都對他磕頭。寶玉只管不理，向木偶身上解下皮匣，自己背了，對眾強盜道：「想你們也不值得一殺，我這仙童被你們射壞了。須知他暫時避開，過後還要來的。你們好好的抬了回去，香花燈燭供養。從此改邪歸正，我便都饒了你。」眾強盜連忙答應，叩謝了，抬了偶像就走。

此時天色已經微明。寶玉見強盜去了，暗暗好笑。然而好好的一個焙茗，改變了個偶像。心中十分疑惑：自己從來不信那妖狐鬼怪的，此時卻被我親見這等怪事。一面想著，信行去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忽然，抬頭看見日出，不覺驚道：「往濟南是向北走的，我怎麼向東走起來？」再細看時，只見遠遠的祥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那祥光瑞氣之中，隱隱現出一座牌坊來。

不知那牌坊是何所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